



文選卷第二十三

梁昭明太子選

唐李林即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學士李善注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
詠懷

阮嗣宗詠懷詩十七首

謝惠連秋懷詩一首

歐陽堅石臨終詩一首

哀傷

嵇叔夜幽憤詩一首

同

同

同

曹子建七哀詩一首

王仲宣七哀詩二首

張孟陽七哀詩二首

潘安仁悼亡詩三首

謝靈運廬陵王墓下作一首

顏延年拜陵廟作一首

謝玄暉同謝諮議銅雀臺一首

任彦昇出郡傳金吳范僕射一首

贈答

王仲宣贈蔡子篤一首

贈士孫文始一首

贈文叔良一首

劉公幹贈五官中郎將四首

贈徐幹一首

贈從弟三首

詠懷

詠懷詩十七首

五言顏延年曰說者阮籍在晉文代常慮禍患故發此詠耳

阮嗣宗

咸陽人晉書曰阮籍字嗣宗陳留

尚書郎遷步兵校尉卒

顏延年沈約等注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鑑明月清風吹我衿

雅

曰鑑孤鴻號外野胡鳥鳴比林黃雅曰徘徊將何見憂

思獨傷心嗣宗身仕亂朝常恐罹謗遇禍因茲發詠故

代之下難以情測故粗明大意略其幽旨也

二妃遊江濱逍遙順風翔交甫懷環珮婉孌有芬芳荷

靡情歡愛幸載不相忘列仙傳曰江妃二女出游江濱

容好結中腸漢書李延年歌曰一顧傾人城登徒子好

感激生憂思諫草樹蘭房膏沐為誰施其雨怨朝

陽趙岐孟子章指曰千載聞之猶有感激毛詩曰焉得

其雨果果出日鄭玄曰人言其雨其雨果果然曰復如

出猶我言伯且來伯且來則復不來也伯且君子字女

何金石交一旦更離傷沈約曰婉變則千載不忘金石

色善曰漢書曰楚王使武涉說韓信曰足下雖

自以為與漢王為金石交然今為漢王所禽矣

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顏延年曰左傳季孫氏有嘉

言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秋風吹飛藿零落從此始沈約曰風吹飛

零落之日華實既盡柯葉又彫無復一壺可悅善繁華

有憔悴堂上生荆杞言無常也文子曰有榮華者必有

為憔悴山海經曰季女之山驅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

下為荆杞郭璞曰杞枸杞也朝為榮華夕

欲從之以避世禍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

人本無保身之術疑霜被野草歲暮亦云已

亦當然楚辭曰凝凝霜之紛紛字書曰凝水堅也毛詩

曰歲聿云暮蒼頡篇曰已畢也

昔日繁華子安陵與龍陽

史記華陽夫人姊說夫人曰不以繁華時樹本說苑曰安

陵君纏得寵於楚恭王江乙謂纏曰吾間以財事人者財盡則交絕以色事人者華落則愛衰子安得長被幸乎會王出獵江渚有火若雲蚘從南方來正觸王驂善射者射之兒死於車下王謂纏曰萬歲後子將誰與樂纏泣下沾衣曰大王萬歲後臣將殉恭王乃封纏車下三百戶故江乙善謀安陵善知時龍陽君約十餘魚而奔因泣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對曰無王曰然則何為涕出對曰臣始得魚甚喜後得益多而又欲棄前之所得也今以臣齊惡而得拂拂席今爵至人君走人於庭避人於塗四海之內其美人所甚多矣臣之得幸於王畢襄裳而趨王臣亦曩之所得魚也亦將棄矣安得無涕出乎王乃布令敢言美入者族矣

灼灼有輝光

毛詩曰桃之夭夭灼灼其華

悅懌若九春聲折似秋霜

尚書大傳曰諸侯來受命周公莫不馨折

流盼發姿媚言笑吐芬芳

神女賦曰陳嘉

辭而云對吐芬芳其若蘭

攜手等歡愛宿昔同衣裳

廣雅曰願為双宿夜也

飛鳥比翼共翱翔

建安中無名詩曰中有飛鳥自名為鴛鴦

丹青著明誓

求世不相忘

以財助人者財盡則交絕以色助人者色盡則愛弛是以嬖女不弊席嬖男不弊與

龍陽君所以悲魚也亦豈能丹青著誓求代不忘者哉蓋以俗衰教薄方直道喪攜手笑言代之所重者乃足傳之末代非止耻會一時故記二子以見其意不在分桃斷袖愛嬖之權丹青不渝故以方誓善曰東觀漢記光武詔曰明設丹青之信廣開東手之路

天馬出西北由來從東道

漢書曰天馬來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天馬來歷無草經

千里循東道張晏曰馬從西而來東也沈約云由西北來東道也

春秋非有託言富貴焉

常保

沈約曰春秋相代若環之無端天道常也譬言如天馬本出西北忽由東道沉寔之與貧貴之與賤易

至平善高鄭玄禮記
注曰記止也
清露被皇蘭凝葉集野草
迅疾也楚辭

兮斯露漸凝霜已見上
朝為媚少年夕暮成醜老自非

王子晉誰能常美好
見上文

登高臨四野北望青山阿
應劭風俗通曰葬於郭松柏

翳崗岑飛鳥鳴相過
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感懷辛

酸然毒常苦多
蒼頡篇曰懷抱也史記太史公曰怨李

公悲東門蘇子狹三河求仁自得仁豈復歎嗟
沈約

南河東河北秦之三川郡古人呼水皆為河耳蘇子以

兩周之狹小不足逞其志力故去佩六國相印也云二

子豈不知進趨之近禍敗哉常以交利貨賂禍故冒而

行之所謂求仁得仁也松柏岡岑丘墓所在也占有皆

死之義莫有免者焉達者安小大之淮各遂分內之舉

委天任命以至於俱為一丘之士夫何異哉故因北望

山阿而發此句明祖謝之理雖同天逝之途則異也感

既之來誠逝者所不免至於顛沛逆天怨毒求生蘇子

李斯張本也善曰李斯已見西征賦蘇秦已見左太冲

詠史詩漢書東方朔曰漢興云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

論語子貢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子曰古

之賢人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開秋北涼氣蟋蟀鳴牀帷
開秋初開也楚辭曰蟋蟀

侯秋吟毛詩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
感物懷般憂悄悄令心悲
古詩曰感

韓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殷憂
多言焉所告繁辭將訴誰
沈約曰重言之備二懷哉懷哉善
微風吹羅袂明月耀

清暉晨雞鳴高樹命駕起旋歸
樂錄曰雞鳴高樹顛古
車命駕將適唐都
毛詩曰薄言旋歸
平生少年時輕薄好絃歌
論語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

素謹輕薄見誤
之孝孫劉嘉字
西遊咸陽中趙李相經過

飛燕也李武帝李夫人也並以善歌妙舞幸
於二帝也善曰史記曰秦作咸陽徙都也
娛樂未終

極白日忽蹉跎驅馬復來歸反顧望三河黃金百溢盡資

用常苦多北臨太行道失路將如何歌少年之日志好絃

路失財盡同乎太行之子當如之何乎戰國策曰魏王

欲攻邯鄲季梁聞之中道而反衣焦不信頭塵不浴往

見王曰今者臣來見人於太行乃北面而持其駕告臣

曰我欲之楚臣曰之楚將奚為北面曰吾馬良臣曰雖

良此非楚之道也曰吾用多臣曰雖多此非之楚之路

也曰吾善御此數者逾善而離楚逾遠耳今王動欲成

霸王舉欲信於天下恃王國之大兵之精銳而欲攻邯

鄲以廣地尊名王之動逾數而離王逾遠耳猶至楚而

北行也高誘曰面向也駕馬也之至也

用資也賈逵國語注曰一溢二十四兩

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軫距阡陌子母相拘帶五

色曜朝日嘉賓四面會

安國尚書傳曰距至也子母五色俱謂瓜也史記曰邵

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

美故時俗謂之東陵瓜從邵平始也漢書曰膏火自煎

熬多財為患害布衣可終身寵祿豈足賴

時多財爵貴及種瓜青門匹夫耳寔由善於其事故以

味美見稱連軒距陌五色相照非唯周身臍已乃亦坐

致嘉賓夫得固易失榮難久恃膏以明自煎人以財興

累布衣可以終身豈寵祿之足賴哉善曰莊子曰山木
自覆也膏火自煎也漢書疎廣曰愚而多財則益其過
左氏傳曰石碣曰四者之末寵祿過也又宋華元曰不
能治官敢
賴寵乎

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岑
薄曰城東北十里首陽
山上有首陽祠一所
下有采薇士上有嘉樹林
沈約曰東有三門最
北頭曰上東門河南郡境界

平殷伯夷叔齊耻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

食之顏延之曰史記龜良辰在何許凝霜霰衣襟寒風

策傳曰無蟲曰嘉林良辰在何許凝霜霰衣襟寒風

振山岡玄雲起重陰沈約曰良辰何許言世路險薄非

重陰多所擁蔽是以寄言夷齊望首陽而嘆息善曰

東征賦曰撰良辰而將行王仲宣詩曰白露沾衣

鴈飛南征鷓鴣發哀音沈約曰此鳥鳴則芳歌也芬芳

日鴈嗚使夫百草為之不芳素質遊商聲悽愴傷我

心沈約曰致此彫素之質由於商聲用事秋時也遊字

音商鄭玄曰秋氣和則音聲調

昔年十四五志尚好書詩論語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

耳被褐懷珠王顏閔相與期家語子路問於孔子曰有

子曰國無道可也國有道則袞冕而執玉開軒臨四野

也顏回已見幽通賦史記曰閔損字子騫開軒臨四野

登高望所思丘墓敵山岡萬代同一時方言曰家大者

注曰小千秋萬歲後榮名安所之乃悞羨門子噉噉今

自蚩沈約曰自我以前祖謝者非一雖或稅駕參差同

夫被褐懷玉託好詩書開軒四野昇高永望志事不同

祖沒理一追唐羨門之輕幸方自笑耳善曰戰國策曰

楚王謂安陵君曰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矣淮

南子曰死有遺業生有榮名薛綜西京賦注曰安焉也

史記曰始皇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韋昭

曰古仙人也說文云嗤笑也嗤與蚩同

徘徊蓬池上還顧望大梁漢書地理志曰河南開封縣

也又陳留郡有浚綠水揚洪波曠野莽茫茫毛詩曰率

儀縣故大梁也

辭曰莽茫茫之無涯走獸交橫馳飛鳥相隨翔是時鷓

毛萇曰茫茫廣大貌

走獸交橫馳飛鳥相隨翔是時鷓

走獸交橫馳飛鳥相隨翔是時鷓

走獸交橫馳飛鳥相隨翔是時鷓

走獸交橫馳飛鳥相隨翔是時鷓

火中日月正相望

左氏傳曰晉侯伐虢公問卜偃曰吾其齊乎對曰剋之其九月十月之交

乎鷄火中必是時也杜預曰夏之九月十月也尚朔風書曰惟二月既望孔安國曰十五日日月相望也

厲嚴寒陰氣下微霜爾雅曰朔北方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厲猛也曾子曰陰氣騰則凝為霜

羈旅無疇匹俛仰懷哀傷左氏傳曰陳敬仲曰羈旅之臣也小人計

其功君子道其常豈惜終憔悴詠言者斯章沈約曰豈惜終憔悴

蓋由不應憔悴而致憔悴君子失其道也小人計其功而通君子道其常而塞故致憔悴也因乎此望多懷兼以羈旅無匹而發此詠善曰孫卿子曰天有

常道君子有常休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

炎暑惟茲夏三旬將欲移南方為火而主夏火性炎上故謂夏月為炎暑也薛君韓

詩章句曰惟辭也鄭玄芳樹垂綠葉清雲自逶迤淮南

志厲清雲楚辭曰四時更代謝日月遞差馳孫卿子曰

載雲旗之逶迤

四時徘徊空堂上切怛莫我知毛詩曰勞心切切又曰

人兮莫願覩卒歡好不見悲別離言四時代移日月遞

已知恐被譏邪橫遭擯斥故云願卒歡好不見離別

灼灼西墮日餘光照我衣楚辭曰日杳杳而西頽迴風吹四壁寒

鳥相因依周周尚銜羽蛩蛩亦念飢韓子曰鳥有周周

欲飲於河則必顛乃銜羽而飲今人之所有飲不足者

不可不以不索其羽矣爾雅曰西方有比肩獸焉與印

距虛比為印印距虛齧其革即有難印印如何當路子

聲折忘所歸豈為夸譽名憔悴使心悲沈約曰天寒即

相依周周銜羽以免顛仆蛩蛩負廢以羨草而當路者

知進趨不念暮歸所安為者惟夸譽名故致憔悴而心

悲也善曰孟子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晏之功

可復許乎綦毋邃曰當仕路也聲折已見上文呂氏春

秋曰古之人不肯富貴者由重生故也非夸以名也

為其實也司馬彪莊子注曰夸虛名也鄭玄禮記注曰

名令寧與鸞鳥雀翔不隨黃鸝飛黃鸝遊四海中路將安

歸沈約曰若斯人者不念已之短翮不隨燕雀為侶而

不逮將安歸乎為其計者宜與燕雀相隨不宜與黃鸝

齊李善曰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玄雲決鬱將安歸

獨坐空堂止誰可與歡者出門臨水路不見行車馬登

高望九州悠悠分曠野孤鳥西北飛離獸東南下日暮

思親友晤言用自寫毛詩曰彼黃鸝可與晤言鄭玄曰晤對也

比里多奇舞濮上有微音史記曰紂使師涓作新声比里之舞禮記曰桑間濮上之音也

荒淫輕薄之輩隨俗浮沉棄彼大道好從狹路不尊恬淡競赴荒淫言可悲甚也漢司馬遷書曰從俗浮

沉與時

鳥見王子喬棄雲翔鄧林獨有延年術可以慰

我心子喬離俗以輕舉全性以保真其人已遠故云馬見其法不滅故云可慰心楚辭云譬若王喬之乘雲兮載赤雲而陵太清山海經曰夸父與日競逐而渴死其杖化為鄧林楚辭曰延年不死兮壽何所止方言曰延長也毛詩曰仲山父永懷以慰其心毛萇曰慰安也

湛湛長江水上有楓樹林楚辭曰湛湛江上有楓樹臯蘭被徑路

青驪逝駸駸臯蘭已見上文楚辭曰青驪結駸駸千乘

遠望令人悲春氣感我心三楚多秀士朝雲進

荒淫孟康漢書注曰舊名江陵為南楚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呂氏春秋曰舜耕於歷山秀士從之高唐賦曰妾旦

朱華振芬芳高蔡相追尋一為黃雀哀涕下

誰能禁戰國策曰劇辛諫楚王曰邦必危矣王獨不見黃雀俯咏白粒仰栖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與

人無爭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以其頭為的
畫遊茂樹夕調酸醜耳黃雀其小者也蔡聖侯因是已
南遊高陵北陵巫山飲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魚左視勿
妾右擁駿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為事
不知夫子發受命于宣王繫已以朱絲而見之也蔡聖
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自因是已左州侯從鄢陵與壽
陵君飯封祿之粟載方府之金與之馳乎雲夢之中而
不以天下國家為事不知夫穰侯方謀受命乎秦王填
通池之塞內投已漏池塞之外襄王聞顏色變四體戰
慄於是乃執珪中授之封以為陽陵君延叔堅戰國策
論曰因是已因事已後有是也茹谿谿流所沃者美好
也孔叢子賈子陽謂子思曰吾念周室將滅涕泣不禁
也

秋懷一首 五言

謝惠連

平生無志意少小嬰憂患平生已見上文如何棄苦心

矧復值秋晏古詩曰晨風懷苦心皎皎天月明奕奕河

宿爛古詩曰明月何皎皎薛君韓詩章句曰蕭瑟令風

蟬寒喚度雲雁楚辭曰秋之為氣也蕭瑟寒商動清閨孤

燈暖幽幔寒商秋風也楚辭曰商風肅而害之百草耿

介繁慮積展轉長宵半楚辭曰獨耿介而不夷險難豫

謀倚伏昧前筭夷險謂道以喻時也演連珠曰才經夷

美陰鷓冠子曰禍兮福之所伏雖好相如達不同長卿慢通達

不拘禮也楚康高士傳司馬長卿諱曰長卿慢世我禮

自放曠鼻居市不耻其狀託疾避患幾比卿相乃至仕

莫尚然頗悅鄭生偃無取白衣管偃謂偃仰不仕也范

仲虞東平任城人也公車特徵再遷尚書後病乞骸骨
拜議郎告歸因稱病篤帝示巡過任城乃幸均舍勅賜
尚書祿以終其身故未知古人心且從性所翫賓至可
人號為白衣尚書

命觴朋來當染翰秋興賦序曰染翰高臺驟登踐清淺

時陵亂爾雅曰水正頽魄不再圓傾義無兩旦魄月魄也義義

和謂金石終消毀丹青斬厥煥張綱集曰書功各勉玄

髮歡無貽白首歎阮籍詩曰玄髮發朱顏因歌遂

成賦聊用布親串爾雅曰串習也古患切

臨終詩一首

歐陽堅石王隱晉書曰石崇外生歐陽建勸海人也為馬翊太守趙王倫

之為征西撓亂關中每匡正不從私欲由是有隙及乎倫篡立勸淮南王允

誅倫未行事覺倫收崇建及母妻無少長皆行斬刑孫盛晉陽秋曰建字堅石臨刑作

伯陽適西戎子欲居九壘列仙傳曰老子西遊尹喜見之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魏

武飲馬長城窟行曰四時隱南山苟懷四方志所在可

遊盤左氏傳姜氏謂晉公子曰子有况乃遭屯蹇顛沛遇

災患平聲周易曰屯如遭屯又曰往蹇來連孔叢子

古人達機兆策馬遊近關周易曰機者動之微吉之先

不得問君之出敢聞其咨余冲且暗抱責守微官孔安

書傳曰中童也賈逵國語注曰暗不明也孟子曰吾聞

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

潛圖密已構成此禍福端爾雅曰圖謀也莊子曰而子

若是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救救上

無端方言恢恢六合間四海一何寬天網布絃網投足

不獲安老子曰天網恢恢疎而不失山海經曰地之所

欲行者擬松栢隆冬悴然後知歲寒孫卿子曰松栢經足而投迹松栢隆冬悴然後知歲寒淮南子曰何曰歲寒然後知不涉太行險誰知斯路難為九山曰太行羊腸高誘曰太行今上黨太行河內野王縣真偽因事顯人情難豫觀窮達有定分慷慨復何歎平聲 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達處虞而虞亡處秦而秦霸有其上負慈母恩痛酷摧心肝說文曰負受貨不償然受恩不報亦謂之下顧所憐女負也方言曰使云慈母怒子折髮以笞之惻惻中心酸鄭玄毛詩箋二子棄若遺念皆遘凶殘詩曰將安將樂不惜一身死惟此如循環薛君韓詩章句棄余如遺不惜一身死惟此如循環曰惟念也尚書循連環周則復始也執紙五情塞揮筆涕洟瀾文子者中黃子曰色有五色文章人有五情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涕泣流兮荏蘭墮曰荏蘭涕泣闌干荏與洟同

哀傷

幽憤詩首

四言魏氏春秋曰康及呂安事為詩自責呂安事已見思舊賦班固史遷

述曰幽而發憤乃思乃精

愁叔夜

嗟余薄祐少遭不造

蔡邕書曰邕薄祐早喪二親毛詩曰

不造言家道未成也

哀榮靡識越在緜緜

左氏傳后成叔曰聞君越在地境淮南子曰成

玉幼在緜緜之中張華傳物志曰緜緜縷為之廣八寸長

衣李奇曰緜小兒於背上韋昭漢書注曰緜若今時小兒腹

于兄鞠育有慈無威

穆氏譜曰康兄喜字公穆歷徐揚州刺史大僕

宗正卿母孫氏毛萇詩傳曰鞠養也毛詩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

恃愛肆姐不訓不師賈

國語注曰肆恣也說文曰姐切

爰及冠帶馮寵自放抗心希

古任其所尚

廣雅曰希庶也趙岐孟子章句曰名崇託好

老莊賤物貴身

稽喜謂康長好老莊之業恬靜無欲准南子曰原道者欲一言之而寤則尊天

而保真也莊子曰真者精誠之志

志在守樸養素全真

老子曰見素抱樸少私寡欲河上公曰抱守也薛綜東京賦注曰樸質也莊子盜蹠謂孔子曰子之道非可以全真

者也又曰真者精誠之志也

曰余不敏好善聞人

謂與呂安交也孝經曰參不敏何足以知

之左傳曰吳公子朴來聘見於孫

子玉之敗屢增惟塵

穆子曰子好善而不能擇人也孫子玉復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

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

賈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飲之酒為賈尚幼後至不

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文之傳政於子玉子玉之敗

子之卒也卒以敗國將何賀焉毛詩曰無將大車維

塵實真鄭玄曰喻大夫進幸小人適自作憂患也

大人

含弘藏垢懷恥

周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左氏傳伯宗謂晉侯曰國君含垢說文曰懷藏也

杜預曰忍垢恥也

民之多僻政不由己

毛詩曰民之多僻無自立辟鄭玄曰民行多邪

僻者汝君臣之過無自謂惟此褊心顯明滅否

得法度論語曰為仁由己

若創痛

西京賦曰所惡成創痛蒼頡篇曰痛毆傷也方

毆擊人刺其皮膚起

欲寡其過謗議沸騰

青黑無剗者謂痂痛

子孔子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

性不傷物頻致怨憎

物不傷者物亦不能傷也

昔斬柳惠今愧孫登

柳下惠已見西征賦魏氏春秋曰

宿心外惡良朋

鄭玄禮記注曰負之言背也趙壹報羊

仰慕嚴鄭樂道閑居

漢書曰谷口有鄭子

每有良朋

懋也毛詩曰

身保性成帝時元舅王鳳以禮聘子真子真遂不諛而終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賤業而可以惠衆曰閱數人得百錢足以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年九十餘遂以其業終論語子曰貧而樂漢書曰司馬相如稱疾與世無營神氣晏如蔡邕釋誨曰安貧樂賤與世閑居與世無營神氣晏如無營淮南子曰古人神氣不蕩於外漢書曰楊雄室咨予不淑嬰累多虞毛萇詩傳曰咨予不淑嬰累多虞匪降自天寔由頑踈毛詩曰匪降自天寔由頑踈理弊患結卒致囹圄杜預左氏傳曰弊壞也禮記曰仲春省囚囹圄鄭玄曰所對答鄙訊繫此幽阻已對答之辭鄙於見訊也張晏漢書曰訊者三日復問知之與前辭同不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繫拘執也鄙俚也訊問實耻訟免時不我與論語曰陽貨曰日月逝矣歲也亦不以文害意也免或為冤非也雖曰義直神厚志沮毛萇詩傳曰沮

澡身滄浪豈去能補孟子曰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嗚嗚鳴鴈

奮翼北游順時而動得意忘憂毛詩曰離離鳴鴈奮翼北游順時而動得意忘憂

時而南有時而北又曰嗚嗚鳴鴈時而南有時而北又曰嗟我憤歎曾莫能儔毛詩曰嗟

窮達有命亦又何求王命論曰窮達有命吉凶古人有

言善莫近名莊子曰為善莫近名為惡莫近刑司馬彪

於形也郭象曰志善惡而奉時恭默容悔不生尚書曰

道周易曰悔吝者憂虞之象也曾子萬石周慎安親保

榮漢書曰萬石君奮長子建為郎中令建老白首萬石君

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建為郎中令奏事事下

建自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西四不足一獲
謹死矣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此論語摘輔像識曰曹子
未嘗不問安親之道也孔世務紛紜祇攪予情漢書曰
安國尚書注曰周至也樂上書言世務毛詩曰祇
攪我心攪亂也祇適也安樂必誠乃終利貞家語金
樂必警戒也無行所悔王肅曰雖處安煌煌靈芝一年三
秀西京賦曰擢靈芝之朱柯楚辭曰采予獨何為有志
不就楚辭曰云有志而無懲難思復心焉內疚潘元茂
曰懲難念功毛詩曰就成也九錫文
既來我心求疚疚病也庶勗將來無馨無臭爾雅曰
毛詩曰上天之采薇山阿散髮巖岫爾雅曰
載無聲無臭不懼也范曄永嘯長吟頤性養壽社篤連
遊所以安已不懼也范曄永嘯長吟頤性養壽社篤連
後漢書曰袁閔散髮絕世永嘯長吟頤性養壽社篤連
離光明之顯長吟永嘯爾雅曰頤養也東方朔非有先
生論曰故養性受命之士莫肯進禮記曰百年日期頤

鄭玄曰頤
相養也

七哀詩一首 五言

曹子建

贈答子建在仲宣之
後而此在前誤也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夫皎月流輝輪無輟照以其

為文外傍情
斯言當矣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古詩曰憐
慨有餘哀借問

歎者誰言是客子妻君行踰十年孤妾常獨棲君若清

路塵妾若濁水泥漢書民歌曰涇水
一何其泥數斗浮沉各異勢會合

何時諧爾雅曰
諧和也願為西南風長逝入君懷古詩曰從風
入君懷四坐

莫不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史記驪姬曰以賤
妾之故廢嫡立庶

七哀詩一首 五言

王仲宣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

左氏傳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

可必乎對曰國亂無象不可知也班固漢書張耳陳餘述曰據國爭權還為豺虎遘與講同古字通也道經曰

執大象天下往河上公注曰執守也象道也聖人守大道則天下萬民移心歸往也復棄中國去

遠身適荆蠻荆蠻已見登樓賦毛詩曰蠢爾蠻荆毛萇曰蠻荆荆州之蠻也親戚對我

悲朋友相追攀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飢婦人

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言迴顧雖聞其子號泣之聲但

知揮涕獨去不復還視也家語曰文伯卒敬姜曰二三婦無揮涕王肅曰揮涕不哭揮涕以手揮之也未

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此婦人之辭也驅馬棄之去不

忍聽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漢書曰文帝葬霸陵悟彼下

泉人喟然傷心肝毛詩序曰下泉思治也曹人思明王賢伯也

荆蠻非我鄉何為父滯滂國語曰底著滯滂賈逵曰滂父也方舟湖大

江日暮愁我心爾雅曰大夫方舟郭璞曰併兩舟也山崗有

餘暎巖阿增重陰通俗文曰暎日暎狐狸馳赴穴飛鳥翔故林

皆言不忘本也文子曰鳥飛之鄉依其所主也辭曰鳥飛之故鄉狐死必首丘

流波激清響楚辭曰擊迅風

猴猿臨岸吟迅風拂裳袂白露霑衣衿楚辭曰擊迅風於清涼禮記曰

孟秋之月白露降說苑獨夜不能寐攝衣起撫琴漢書曰孺子不覺露之沾衣

公起攝衣延壽食其也絲桐感人情為我發悲音史記曰韓子曰師涓靜坐撫琴

思以鼓琴見齊威王王曰夫羈旅無終極憂思壯難任治國家何為絲桐之間也

七哀詩二首五言

羈旅已見上文

張孟陽臧榮緒晉書曰張載字子孟陽武邑人也有才華起家拜著作佐郎稍遷

領著作遷稱疾抽

北芒何壘高陵有四廣雅曰壘重也古樂府詩曰

名也壘壘塚借問誰家墳還望故鄉鬱鬱何壘壘北芒山

陵鬱靈帝于文陵又曰葬孝安皇帝于恭陵又曰葬

肥美也季世喪亂起賊盜如豺虎左氏傳曰叔向曰齊

世也韋昭國語注曰季其何如晏子曰此季

未也豺虎已見上文也漢書張釋之曰假令愚人取長陵一

也漢書張釋之曰假令愚人取長陵一珠押離玉體珍

寶見剽虜魏文帝典論曰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

曰漢帝及王侯送死皆珠襦玉匣體骨并盡西京雜記

金鏤枚乘七發曰太子玉體不安說文曰剽劫人也又

虜獲也漢書注曰虜與園寢化為墟周墉無遺堵

高祖下至宣帝各自居陵傍立廟又園中各有寢便殿又曰自貢禹建送毀之議遂毀惠景廟及太上寢園廢

而為墟爾雅曰牆謂之墉毛萇詩傳曰一文為板五板為堵

豎狐兔窟其中蕪穢不復掃關中記曰漢諸陵守衛掃

注掃蕪頽隴並墾發萌棘營農圃

老切頽隴並墾發萌棘營農圃

曰駿疾也發伐也疾耕發其私田也司馬相昔為萬乘

如上林賦曰地可墾闢悉為農郊以贍萌君今為丘山

萬乘之主方言曰豕大者為丘淮南子感彼雍門言悽愴哀往古

一棺之土也感彼雍門言悽愴哀往古

嘗君曰臣竊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孤兔實如何成此乎孟嘗君

推兒牧豎躑躅而歌其上行人見之悽愴孟嘗君之尊喟然嘆息淚下承睫

秋風吐商氣蕭瑟掃前林王逸楚辭注曰商風西風也

曰涼風陽鳥收和響異蟬無餘音陽鳥春鳥也禮記曰

鳴則天涼故謂之寒蟬楚辭曰蟬寂寞而無聲白露中夜結木落柯條森春秋

曰秋氣至朱光馳北陸浮景忽西沉朱光日也楚辭曰

漢書云日行北陸謂之冬杜預左氏傳注曰陸道顧望

無所見惟觀松柏陰松柏丘墓已見上文肅肅高桐枝翩翩孤

禽禮記曰草木皆肅鄭玄曰肅謂枝葉縮栗也仰聽離鴻鳴俯聞蜻蛚吟通

卦驗曰立秋蜻蛚鳴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一名俗哀

人易感傷觸物增悲心秦嘉答婦詩曰丘隴日已遠纏

綿彌思深古詩曰相去日已遠張升與任憂來今鬢蒼

誰云愁可任古詩曰座中何人誰不懷憂令我徘徊向

長風淚下霑衣衿楚辭曰想長風以徘徊又曰向長

悼亡詩三首五言風俗通曰慎終悼

潘安仁

荏苒及春謝寒暑易流易荏苒猶漸也冉冉歲月流貌

之子歸窮泉重壤永幽隔之子謂妻也毛詩曰

私懷誰克從淹留亦何益私懷誰者可語

望廬思其人入室想所歷毛詩曰

惟屏無髮髻翰墨有餘跡廣雅

樹說文曰歷過也

帳也聲類作幃說文曰彷彿相似見
不諦也歸田賦曰揮翰墨以奮藻
流芳未及歇遺挂

猶在壁洛神賦曰步蘅薄而悵恍如或存周遑仲驚惕

王逸楚辭注曰况失意也如彼翰林鳥雙栖一朝隻曹植善哉行曰

中路析爾雅曰東方有比春風緣隙來晨露承檐滴說

承水也曰雷屋寢息何時志沉憂日盈積宋玉笛賦曰武庶幾

有時衰壯缶猶可擊郭璞爾雅注曰庶幾微幸也莊子妻

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已

甚乎莊子曰不然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察察其始

而本無生非徒無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而本無氣人

見偃然寢於巨室而歌嗷嗷隨而哭之自以為乎不通

止乎故

皎皎窓中月照我室南端室南端正門清商應秋至溽暑

隨節闌秋風為商已見上文禮記曰季夏土潤溽暑凜

凜涼風升始覺夏衣單古詩曰涼歲云暮毛豈日無

重纒誰與同歲寒毛詩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歲寒無

與同朗月何朧朧毛詩曰叔兮伯兮靡所與展轉眄枕

席長簾竟牀空展轉已見上文牀空委清塵室虛來悲風莊子

尤來風司馬彪曰門戶孔空風獨無李氏靈髮髻觀爾

善從之古詩曰白楊多悲風

容柏子新論曰武帝所幸李夫人死方士李少君言能

人之狀還撫衫長歎息不覺涕霑曾漢書公孫攬曰累

帳坐也行曰延頸長歎息魏文帝霑曾安能已悲懷從中起

史記曰文帝意慘悽悲懷魏寢與目存形遺音猶在耳

武帝短歌行曰憂從中來

毛詩曰言念君子載寢載興禮記曰色不忘乎目揚脩

傷天賦曰悲體貌之潛翳兮目常存乎遺形左氏傳晉

穆嬴曰今君雖上慙東門吳下愧蒙莊子東門吳者死

終言猶在耳賦詩欲言志此志難具紀尚言曰詩

子而不憂莊子蒙賦詩欲言志此志難具紀尚言曰詩

人放云蒙莊子賦詩欲言志此志難具紀尚言曰詩

國語注曰命也可奈何長戚自令鄙歌曰有志無時命

也奈何論語曰小人長戚戚長笛賦曰長戚之士能閉居

曜靈運天機四節代遷逝楚辭曰角宿未旦曜靈焉藏廣雅

運旋夫何逝之速也莊子天運篇曰淒淒朝露凝烈烈夕風

天其運乎郭子玄曰不運而自行也淒淒朝露凝烈烈夕風

厲毛詩曰秋日淒淒又曰奈何悼淑儷儀容永潛翳左氏傳

婦曰已不能庇其仇儷杜預曰儷偶也魏念此如昨日誰能

太祖祭橋玄文曰幽靈潛翳魏哉緬矣

卒歲蒼頡篇曰昨曠日也毛詩改服從朝政哀心寄私制

茵幃張故房朔望臨爾祭鄭玄禮記注曰茵幃也爾祭

詎幾時朔望忽復盡衣裳一毀撤千載不復引爾雅曰

豐豐其月周戚戚彌相愍楚辭曰時豐豐而過中悲懷

感物來泣涕應情噴詩曰涕既噴之駕言陟東阜望

墳思紆軫毛詩曰駕言出遊又楚辭曰徘徊墟墓間欲

去復不忍禮記周禮曰墟墓之間徘徊不忍去徙倚步

踟躕楚辭曰步徙倚而遙思落葉委埏側枯蓼帶墳隅

聲類曰埏墓遂也孤魂獨煢煢安知靈與無曹子建贈

詩曰孤魂翔故城楚辭投心導朝命揮涕強就車揮涕

曰塊煢煢兮不遑寐

上誰謂帝宮遠路極悲有餘毛詩曰誰謂宋遠莊子曰文誰謂帝宮遠路極悲有餘知反帝宮禮記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

廬陵王墓下作一首五言 宋武帝子義真封廬陵王末之蕃而高祖崩廬陵聰敏好文常與靈運周旋屬少帝失德朝廷謀廢立之事次在廬陵言廬陵輕諂不任主社稷因其與少帝不協徐羨之等奏廢廬陵為庶人徙新安郡羨之使使殺廬陵也後有讒靈運欲立廬陵王遂遷出之後知其無罪追還至曲阿過丹陽文帝問曰自南行來何所制作對曰過廬陵王墓下作一篇

謝靈運

曉月發雲陽落日次朱方越絕書曰曲阿為雲陽縣左氏傳曰吳伐楚以報朱方之

投杜預曰朱方吳也吳地記曰吳改朱方曰丹徒今懷之廣川灑淚眺連崗史記申君曰廣川大水山林谿谷楚辭曰還顧高立泣眷言知灑青烏子相冢書曰天子葬高山諸侯葬連崗

懷君子沉痛結中腸毛詩曰眷言顧之阮籍道消結憤

瀟運開申悲涼道消少帝之日運開文帝之初也沈約宋書曰少帝諱義符武帝長子即位為

邢安泰所害周易否卦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白虎通曰天子崩赴諸侯何皇后崩臣子哀痛憤懣無能不告諸侯者也春秋說題辭曰天子崩黎庶神期恒若在德音初殞涕海內悲涼宋均曰涼愁也

不忘家語曰今之言五帝三王者威靈若存王肅曰其威與明靈常若存也毛詩曰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祖謝易求父松栢森已行尚書曰帝乃祖落毛詩曰我行求父曹植寡婦詩曰高墳

鬱芳魏巍松栢森芳鬱鬱成行延州協心許楚老惜蘭芳新序曰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

寶劍以過徐君徐君不言而色發之季子為有上國之事未獻也然心許之矣使於晉顧反見徐君死於是以劍帶徐君墓樹而去漢書曰龔勝者楚人也字君官勝卒有一老父來吊其哭甚哀既而曰嗟乎薰以香白燒膏以明自銷龔先生竟天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誰徐州先賢傳曰楚老者彭城之隱人也

劍竟何及撫墳徒自傷

解勳已見上注潘岳虞茂春誄曰嫉撫墳兮告辭皆莫能兮仰

視顧愷之拜宣武墓詩曰平生疑若人通蔽互相妨人

遠念羨昔存撫墳哀今亡

謂延州及楚老也令德高遠是通也解勳撫墳是蔽也

論語子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栢子新論曰漢高祖建

立鴻基俾功湯武及身病得良醫弗用專委婦

人歸之天命亦以誤矣此必通人而蔽者也

情慟定非識所將復耳斯則理感既深情便悲

心識之所能行也王隱晉書曰荀粲與傅嘏善夏侯玄

亦親常調嘏玄曰子等在世業間以名玄必勝我識哉

我耳嘏難曰能成功名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未

有餘者粲曰功名局之所獎然則志自一物耳固非識

之所獨齊我以能役子等為貴未能

齊子所為也毛萇詩傳曰將行也

特兼常

莊子曰其生也柔脆其死也

空名揚

莊子曰已化而生又化而

舉聲泣已灑長歎不

死孝經曰揚名於後世

後世

舉聲泣已灑長歎不

死孝經曰揚名於後世

後世

舉聲泣已灑長歎不

成章孟子曰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拜陵廟作一首

五言沈約宋書曰漢義上陵歲以為常魏無定制江左元

帝崩後諸侯始有謂陵辭陵事蓋率情而

舉非京洛之舊自元嘉已來每月輿駕

必謁初寧

周德恭明祀漢道尊光靈周書曰各助王恭明祀東觀

漢書曰今魯國孔氏尚有

哀敬隆祖廟崇

樹加園瑩

漢書房中歌曰乃立祖廟敬明

投迹階王庭

書曰陳于商郊俟天休命莊子曰多物將

往投迹者衆周易

陪厠迴天顧朝讌流聖情

毛詩曰不

無背無側爾德不明時無陪無

早服身義重晚達生戒

卿鄭玄毛詩箋曰迴首曰顧

輕服服事也早服恩淺也故以存身之義為重也達官
孔坦上表曰士死知遇恩令命輕也否來王澤竭泰往人悔形
也否泰易二卦名也言王之德澤既竭人之悔吝形見
班固西都賦序曰王澤竭而詩不作周易曰悔吝者憂
虞之象也列子曰公孫朝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
吝周易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又曰泰君子道長小
人道消

勅躬慙積素復與曾運并濟汲汲學學者四子講德
論曰非有積素累善之權春秋孔演圖曰恩合非漸漬
帝當會昌成封岱宗宋均曰應會之期耳恩合非漸漬
祭會在逢迎論語糾滑識曰漸漬以道廢消乃行戰國
夙御嚴清制朝駕守禁城東紳入西寢伏軫出東堦紳

帶也論語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西寢廟在
西也莊子曰宣尼伏軫而嘆東堦陵所在也衣冠終冥
漢陵邑轉葱青漢書曰自高祖已下各自居陵傍立廟
月一遊衣冠吊魏武文曰悼總帳之冥

漢漢書景帝紀曰作陽陵張晏曰景帝
作壽陵起邑南都賦曰章陵鬱鬱以青葱松風遵路急山

烟冒壠生說文曰冒覆也方言曰
皇心憑容物民思被歌
聲歌聲班固漢書贊曰元帝自度曲放歌應劭曰持新
曲以為歌聲也然此言人萬紀載絃吹千載託旒旌
之思慕被在歌謳之聲萬紀載絃吹千載託旒旌
詔曰制禮作樂各有由歌者所以發德也又曰師
沒鐘鼓管絃之聲未衰儀禮士喪禮曰為銘各其物
鄭玄曰銘明旌也以死者不可別故以其旗未殊帝世
識之以別貴賤故云表德也天子各有建也

遠已同淪化萌而巳質雖存其神已謝故同乎淪化之
萌也幼壯困孤介未暮謝幽貞漢書音義臣贊曰介特
也

軌喪夷易歸軫慎崎傾以車之行喻已之仕也發軔弱
收遐致發軔將先起封禪書曰軌亦夷易易
遵也歸軫暮年也楚辭曰規軌丘兮崎傾

漢漢書景帝紀曰作陽陵張晏曰景帝
作壽陵起邑南都賦曰章陵鬱鬱以青葱松風遵路急山

同謝諮議銅雀臺詩一首

五言集曰謝諮議
景魏志曰建安十
五年冬作銅雀臺魏武遺令曰吾伎人皆
著銅爵臺於臺上施六尺床總帳朝脯上
脯脯之屬月朝十五日轉向帳作伎
伎等時時登銅爵臺望吾西陵臺田

謝玄暉

總帷飄井幹罇酒若平生

鄭玄禮記注曰凡布細而疎
者謂之總今南陽有鄧總淮

南子曰大溝架與宮室有雞棲井幹許慎曰皆屋構不
筋也司馬彪莊子注曰幹井欄然井幹臺之通稱也

鬱鬱西陵樹詎聞歌吹聲

不指斥故也芳襟染淚迹嬋媛

空復情

楚辭云心嬋媛而傷懷
兮王逸曰嬋媛牽引也

玉座猶寂寞况迺妾身

輕身是謀類曰假威出坐玉床鄭玄曰坐玉
車床處天之位也寡婦賦曰懼身輕而施重

出郡傳舍哭范僕射一首

五言劉瓛梁典曰
天監二年僕射范

雲卒任昉自義興貽沈約書曰永念甲生
忽為壽昔然此郡謂義興也劉熙釋名曰
傳舍也使人所止息而去後人復來轉相
傳也風俗通曰諸有傳信乃得舍於傳也

任彦昇

劉瓛梁典曰任昉字彥昇
樂安人年四歲誦古詩數

十篇十六舉秀才第一辭章之美
冠絕當時為寧朔將軍新安太守卒

平生禮數絕式瞻在國楨

國楨謂范雲也左氏傳曰名
位不同禮亦異數女史曰式

瞻清懿毛詩曰思白一多士工此王國王
國克生惟周之禎毛萇詩傳曰楨幹也

我故人情

莊子曰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史
記范睢謂須賈曰戀戀有故人之意

待時屬興運王佐俟民英

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
動班固漢書曰劉向稱董仲

舒有王佐之才也袁子正書曰立德
蹈禮謂之英子產季札人之英也

結懽三十載生死

一交情

左氏傳曰楚子使拔舉如晉曰寡君願結懽於
二三君史記太史公云下邳翟公曰一死一生

乃知携手道衰孽接景事休明衰孽齊東昏侯也休明梁武帝也班因漢

書述曰携手遊于秦鄭玄毛詩箋曰孽支庶也抱朴子曰携手而遊接景而處左氏傳曰王孫滿曰德之休明

運阻衡言華時泰玉階平曾子曰天下有道則君子訢然以交同天下無道則衡言

不華孔安國尚書曰衡平也言平常之言也彼言不睿華此言革言亂之意也長揚賦曰玉衡正而泰階平

冲得茂彦夫子值狂生傳暢讚曰王戎字濬冲戎為選官時江夏李重字茂曾汝南李

毅字茂考重以清尚毅淹而通二人操異俱要職戎以識會待之各得其用夫子謂范雲狂生昉自謂也梁

典曰范雲為吏部尚書又曰昉為吏部侍郎淮南子曰

臺無所鑿謂之狂生高誘曰臺持也所鑿者玄德故為狂生臺古握字也漢書曰伊人有涇渭非余揚濁清伊

鄴食其人皆謂之狂生謂范雲也綜核人物涇渭流非余狂生能揚清激濁也毛詩曰涇以渭濁提其止孫綽曰涇渭殊流雅鄭

異調曹子建贈丁儀詩曰涇渭揚濁清將垂不忍別欲遣離情言將垂之初不

不忍別欲留少選之不忍一辰意千齡萬恨生言昔日將頃以遺離曠之情也

辰之意况今千齡永隔萬恨俱生者乎毛萇詩傳曰辰時也應璩與許子後書曰前別倉卒情意不悉追懷萬

恨已矣平生事詠歌盈篋笥新序孫叔敖曰篋篋之兼素簡書說文曰篋笥也

復相嘲謔常與虛舟值蒼頡篇曰啁調也字書曰朝亦啁也毛詩曰善戲謔兮莊子曰

方舟而齊於河有虛舟來觸舟雖有褊心之人不怒也何時見范侯還叙平生意

與子別幾辰經塗不盈旬左氏傳曰日月之會是謂辰以子丑配甲乙也經猶歷也

弗覩朱顏改徒想平生人楚辭曰美人既醉朱顏醜寧又曰容則秀雅雅朱顏

知安歌日非君撤瑟晨楚辭曰猶憤積而哀怨兮翔江州而安歌王逸曰安意歌全自

寬慰也儀禮曰有已矣余何歎輟春哀國均史記趙良疾病者齊徹瑟琴已矣余何歎輟春哀國均謂商鞅曰

五穀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春者不相并毛詩曰尹氏太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毛萇曰均平也

贈卷上

贈蔡子篤詩首

四言晉官名曰蔡睦字子篤為尚書

王仲宣

翼翼飛鸞載飛載東翼翼飛貌也鸞喻子篤也楚辭曰高翔翔之翼翼毛詩曰載飛載鳴

我友云徂言及舊邦蔡氏譜曰睦濟陽人毛詩曰我友敬矣又曰周雖舊邦舫舟

翩翩以沂大江楚辭曰將舫舟而下流舫與方同蔚矣荒塗時行靡通

董仲舒土不遇賦曰懼荒塗而難踐慨我懷慕君子所同毛詩曰慨我寤而慕也悠悠世路亂離多阻毛詩曰悠悠南行濟岱江行

邈焉異處濟岱近兖州子篤所往江風流雲散一別如

兩鸚鵡賦曰何今日以兩絕陳琳檄吳將校人生實難

曰兩絕于天然諸人同有此言未詳其始

願其弗與張奐與崔子書曰人瞻望遐路允企伊佇毛詩曰瞻望弗及佇立以泣又曰政予望之烈烈冬日肅肅

淒風毛詩曰冬曰烈烈左氏傳申豐曰春無淒風潛鱗在淵歸鴈載軒魚鴈

候也毛詩曰魚潛在淵鄭玄曰寒則逃於淵史記曰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軒飛貌苟非

鴻鴈孰能飛飛因所見而言之毛詩曰匪鴈匪雖則追

慕三思罔宣法言曰夫進也者進於道慕瞻望東路慘

愴增歎率彼江流爰逝靡期毛詩曰率君子信誓不遷

于時毛詩曰言笑晏晏及子同寮生死固之左氏傳曰先

林父止之曰同官為寮何以贈行言授斯詩晏子春秋

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行晏子送曰嬰聞贈人以財不若以言請以言乎夫蘭

本三年成而湛之以酒則君子不近湛之虛醢貨以匹

馬願子刻 中心孔悼涕淚漣漣毛詩曰中心是悼周易求所湛 嗟爾君子如何勿思毛詩曰君子行語助也

贈士孫文始一首

四言三輔決錄趙岐注曰有才學年十五能屬文初董卓之誅也父端知王允必敗京師不可君乃命萌將家屬至荆州依劉表去無幾果為李儼等所殺及天子都許昌追論許董卓之功封萌為澹津亭侯與山陽王粲善萌當就國祭等各作詩以贈萌于今詩猶存也

王仲宣

天降喪亂靡國不夷毛詩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又曰亂生不夷靡國不泯廣雅曰夷滅

也我暨我友自彼京師兩雅曰暨與也毛詩曰自彼氏羌 宗守盪失越

用遁違社頌左氏傳注曰越遠也鄭玄禮記注曰遠避也 遷于荆

焚在漳之湄山海經曰荆山漳水出焉毛詩曰居河之湄 在漳之湄亦剋宴

處劉歆七略曰宴 和通篋填比德車輔毛詩曰伯氏吹

既度禮義卒獲笑語毛詩曰獻酬交錯禮 庶茲永日無

讟毛詩曰且以喜樂且以 雖曰無讟言時不我已讟

同心離事乃有逝止張衡怨詩曰同心 橫此

大江淹彼南汜楚辭曰橫大江兮揚靈王逸曰橫度大

我思弗及載坐載起毛詩曰瞻望弗及張衡怨詩

惟彼南汜君子居之論語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悠悠我心薄言暴

之毛詩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又曰采采芣苢薄言采之 人亦有言靡日不思毛詩

曰人亦有言靡詰不愚又矧伊嫵婉胡不懷而矧伊人

矣又曰人無兄晨風夕逝託與之期毛詩傳注曰晨

歸鳥而致詞差瞻仰王室慨其永歎毛詩曰瞻仰是

我思毛詩曰其歎矣又曰良人在外誰佐天官毛詩曰維此

迪尚書曰天工人其代之孔安國曰四國方阻俾爾歸

蕃爾之歸蕃作式下國毛詩曰四國于蕃又曰俾爾多

也鄭玄毛詩箋曰式法無曰毛詩曰無曰繼表尚不虔汝德賈逵國語注

慎爾所主宰由嘉則毛詩曰慎爾出誥又曰不愆不忘

則龍雖勿用志亦靡忒周易曰潛龍勿用陽在下

澹澹鬱鬱彼唐林荆州圖曰漢壽縣城南一百步有澹澹

出縣西陽山又曰澹澹縣蓋即澹澹水為

名也在郡西南接澧水晉書曰天門有零陽縣南平而有作唐縣盛弘之荆州記曰零陽東接唐然此三縣連延相接唐於雖則同域邈其迥深爾雅曰迥遠也白駒遠志即唐地之林也

古人所箴允矣君子不遐厥心既往既來無密爾音毛詩

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又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贈文叔良一首

荆州從事文叔良作移零陵文而祭集又云為有贈叔良詩獻帝初平中王粲依荆州劉

表然叔良之為從事蓋事劉表也詳其詩意似聘蜀結好劉璋也

翩翩者鴻率彼江濱毛詩曰翩翩者騅說君子于征爰聘西

隣毛詩曰之子于臨此洪渚伊思梁岷楚辭曰伊爾往孔邈

如何勿勤君子敬始慎爾所主老子曰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趙岐曰近臣當為遠方謀言必賢

來賢者為主遠臣而至主於在朝臣之賢者也

錯說申輔鄭玄禮記注曰賢善也所言說延陵有作僑盼是

與公孫僑子產也羊舌肸叔向也左氏傳曰吳公子札聘于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編帶子產獻紉衣適晉說叔向

皆富政將在家吾子直必思自免於難也先民遺跡來

世之矩毛詩曰先民有作温恭朝夕尚既慎爾主亦迪

知幾探情以華觀者知微華喻貌越絕書子胥曰聖視

明聽聰靡事不惟論語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董褐荷

名胡寧不師國語曰吳晉爭長未成吳王昏乃戒令赫

兩君偃兵接好日中為期今大國越境而造於弊邑之

軍壘敢請辭故吳王親對之日天子有令周室既卑約

貢獻莫入上帝鬼神而不可以之告孤用視聽命於藩

離之外董褐既致命乃吉趙鞅曰觀吳王之色類有大

憂小則發妾嫡子死不則國有大難大則越入吳將毒

不可與戰王其許之然而不可徒許也趙孟許諾晉乃

今董褐復命曰暴君之言周室既卑諸侯失禮於天子

寡君奄王東海以濫名間於天下有短垣而自踰之况

甲天子則何有於周室夫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君若

吳王許諸及退熱幕而會吳公先獻晉侯亞之章眾不

昭曰董褐晉大夫司馬寅也毛詩曰胡寧忍予

可蓋無尚我言家語金人銘曰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

梧宮致辯齊楚構患說苑曰楚使使者聘於齊齊王饗

江海之魚必吞舟大國之樹必巨圍使者何惟焉使者

曰然昔者燕攻齊焚雍門飲馬于淄澗定獲於琅邪王

與太右奔言逃於成陽之山敢問當此之時梧之大小何

如王命陳先生對之陳子曰臣不如貂勃對曰使者

為問植梧之始抑昔楚無道殺子胥之父子胥奔吳吳

胥親射宮門鞭平王之實當此之時梧始成功有要在

衆思歡

尚書帝曰有成允成功惟

人之多忌掩之實難左

傳秦伯謂公孫其言多忌克難哉

瞻彼黑水滔滔其流尚

書

曰華陽黑水惟梁州之紀

江漢有卷允來厥休

言彼二國若懷不順此汝

而來信汝之美也

言江漢之君有席卷之志信服而來

自是美非汝之功也漢書劉敬說高祖曰今陛下經往

卷蜀漢

二邦若否職汝之由

言彼二國若懷不順此汝

山甫明之毛萇詩

傳曰若順也否猶臧否也謂善惡也

左氏傳范宣子勸諸戎曰言語漏洩則職汝之由也

緬彼行人鮮克弗留

少能不留言多淹留也賈逵國語

注曰緬思貌也左氏傳曰行人言

使人也毛詩曰歷

尚哉君子于異他仇

左氏傳楚子木

不有初鮮克有終

尚者上也毛萇詩

傳注曰仇匹也人誰不勤無厚我憂

楚辭曰惟天地之

無窮哀佳詩作贈敢詠在舟

言為詩

生民之長勤我寮

自謂也

以贈者

有在舟之義

贈五官中郎將四首

五言

劉公幹

昔我從元后

整裝

至南鄉

元后謂曹操也至南鄉謂征

戴張衡思玄賦曰爰整駕而亟

過彼豐沛

都與君共翔

行毛詩曰維汝荆楚居國南鄉

翔謂五官也

四節相推斥季冬風且

涼四節已見潘安仁悼士詩周易曰亦

衆賓會

廣聖明

熇炎光

辭曰蘭膏明燭華燈錯錯與燈音義同廣雅曰

也

明貌也熇大

清歌製妙聲

萬舞在中堂

也

金鬕含甘醴

羽觴行無方

觴

長夜忘歸來

聊且為大康

四牡向路

馳歎悅誠未央四牡謂驪駒也漢書王式曰聞之於師
客歌驪駒主人歌無庸歸音義曰逸詩
篇名

余嬰沉痾疾鼠身清漳濱禮記曰身有痾疾談文曰痾
水至邯鄲入漳山海經曰少山也漢書曰魏郡武始縣漳

旬揚雄羽獵賦曰玄冬季月天地隆烈杜預常恐遊岱
宗不復見故人尚書曰至于岱宗泰山為四岳宗也

親一何篤步趾慰我身左氏傳遺啓強曰清談同曰夕

情時叙憂勤毛詩曰朝夕思便復為別辭遊車歸西隣

素葉隨風起西隣廣路揚埃塵漸著如流水哀此遂離

分論語曰子在川上曰逝追問何時會要我以陽春楚辭

者如斯夫不捨晝夜

曰無衣喪以御冬恐死不得見乎陽春望慕結不解貽爾新詩文蔡邕督
詠新詩以悲歌勉哉脩令德北面自寵珍
君之南鄉谷陽之義也臣之北面谷君之義也

秋日多悲懷感慨以長歎毛萇詩傳曰終夜不遑寐叙

意於濡翰毛詩曰不遑寐寐楚辭曰魂恍恍明鏡曜閨

中清風淒已寒白露涂前庭應爾重其關楚辭曰白露

壯士遠出征戎事將獨難壯士謂五官也漢書高祖曰

也魏志曰建安十六年文帝立為五官中郎將典略曰

建安二十二年魏郡大疫徐幹劉楨等俱逝然其間唯

有鎮孟津及黎陽而無所征伐故疑出征謂在孟津

涕泣

灑衣裳能不懷所歡涕泣幹

涼風吹沙礫霜氣何皚皚易通卦驗曰巽氣不至則大

皚霜雪貌劉歆遂初賦曰明月照緹幕華燈散炎輝緹

色也華燈之皚皚也賦詩連篇章極夜不知歸論衡曰與論立說

已見上文賦詩連篇章極夜不知歸論衡曰與論立說

也君侯多壯思文雅縱橫飛漢儀注曰列侯為丞相

不知文雅之小臣信頑鹵侏佻安能追儀禮曰小臣正

贈徐幹一首五言

劉公幹

誰謂相去遠隔此西掖垣毛詩曰誰謂宋遠政子望之

掖門西拘限清切禁中情無由宣史記曰景帝居禁中

侍御不得入楚辭思子沉心曲長歎不能言毛詩白在

我曲不能言起坐失次第一日三四遷步出北寺門其板屋亂

遙望西苑園風俗通曰尚書侍御也細柳夾道生方塘楚辭曰

含清源思玄賦曰且輕葉隨風轉飛鳥何翩翩楚辭曰

其上班人易感動涕下與袷連仰視白日光皦皦高且

懸毛詩曰謂余不信有如皦曰毛萇兼燭八紘內物類

無頗偏韓子曰朱孺對衛靈公曰夫曰兼燭天下一物

能燭六合耀八紘音義曰八方之綱我獨抱深感不得

與比焉

贈從弟三首五言

劉公幹

汎汎東流水磷磷水中石呂氏春秋曰水泉東流日夜不休毛詩曰揚之水白石磷

磷毛萇傳曰清徹也蘋藻生其涯華紛何擾弱采之薦宗廟可以

羞嘉客蘋藻以喻從弟也左氏傳君子曰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繁蘊藻之菜可薦於鬼神可羞

於王公毛詩曰所謂伊人於焉嘉客豈無園中葵懿此出深澤古詩曰青青園中葵

朝露待日晞爾雅曰懿美也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冰

霜正慘愴終歲常端正楚辭曰霜露憐而交下豈不罹凝寒松柏

有本性韜嚴也莊子曰天寒既至雪霜將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

鳳凰集南嶽徘徊孤竹根鳳生丹穴故曰南嶽鄭玄毛詩箋曰鳳凰之性非竹實不

食亦喻從弟也於心有不厭奮翅凌紫氣豈不常勤苦羞與

黃雀羣黃少時俗上也何時當來儀將須聖明君尚書曰鳳凰來儀孔安國

曰聖人受命則鳳凰至

文選卷第二十三

西

西

西

西

